

密齋筆記續記

密 齋 筆 記

續 記

謝 采 伯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密齋筆記五卷。續記一卷。宋謝采伯撰。采伯字元若。台州臨海人。宰相深甫之子。理宗后謝氏之伯叔行也。中嘉泰二年。博行簡榜進士。歷知廣德軍、湖州、監六部門、大理寺丞、大理寺正。宋史無傳。其事蹟不甚可考。官爵名字。僅見於陳耆卿赤城志中。是編乃其易班東歸時所撰錄。以示其子者。雜論經史文藝。凡五萬餘言。自序以爲無牴牾於聖人。其間援據史傳。頗足以老鏡得失。雜錄前賢懿言。嫩行亦多寓懲勸。雖持論間有未醇。其援引證據。亦未能如容齋隨筆夢溪筆談之博洽。而語有本原。瑣多瑕少。要亦說部之善本也。史稱謝后父渠伯早卒。兄奕宗封郡王。姪並節度使。端平初。頗干國政。采伯以世家貴介。數歷中外。乃當謝后用事之時。獨解組逍遙。至使史官佚其姓氏。則采伯蕭然於榮利之外。一無所預可知。王宗旦原序謂士大夫晚節嗜好。鮮有不迷其初者。密齋獨以書籍詒謀後人。使其老不忘學。則采伯潛心著述。殆以一生之精力爲之。宜其言多中理矣。原本久佚。僅散見永樂大典中。謹采錄編綴。分爲筆記五卷。續記一卷。仍所題之舊目焉。



3 0476 9198 9

072.52
625

密齋筆記原序

寶祐乙卯。天台謝公鼓院來守臨川。宗旦實爲贊貳。一日以密齋筆記授宗旦曰。此吾先君子晚年之所著也。宗旦受而讀之。驚喜歎賞。如遊寶山。如閱海市。瑰奇詭異之物。雜然前陳。駭目洞心。應接不暇。吁。是豈淺鮮者所能到哉。其殆貫穿百家。馳騫千載者歟。夫士非窮愁。莫能著書。一行作吏。此事遂廢。常情之通患也。矧耆耄高蹈。燕居引恬。未有肯措意於筆硯者。密齋以宰相子。敷歷中外。游更麾節。晚境倦游。乃能逍遙里第。耽玩墳索。抽毫瀆墨。述所得以自見於世。所謂富貴不能淫。年彌高而德彌劬者。密齋有焉。陸賈當功成名遂之餘。乞身歸田。擁卓騎。負寶劍。遨遊諸子間。醜酒擊鮮。以自娛樂。追思向來新語。殆如夢事。向子平隱居讀易。自男婚女嫁之後。斷絕家事。勿使相關。迺肆意於名山大川之觀。曩時韋韞不復過眼矣。王逸少蘭亭一序。似能言者。及其守早退之節。又不過企慕子平所爲。蓋山水之遊。求藥石植桑果。抱子弄孫。以卒歲於著書乎。何有以密齋視三子。富貴年齒。度越遠甚。謂宜屏卻簡編。燕酣登眺可也。而密齋之所樂爲。有三子之所不克爲者。由是言之。士大夫晚節嗜好。有不迷其初者鮮矣。觀密齋自序。謂以此書傳示子孫。使其老不廢學。噫。此其詒謀微意。又可與俗人言哉。越明年。錢梓郡齋。輒爲題其後。鼓院名奕楸。密齋先生次子也。寶祐丙辰夏五中澣。通直郎添差通判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王宗旦謹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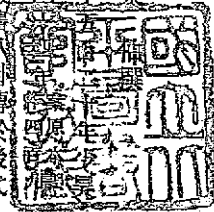
密齋筆記自序

余好漁獵書傳。時年六十有三。易班東歸。天賜一閒。無以解日。書生結習未除。亦自簡有聞見。豈應以鷗弁泯沒。遂著於篇。以示兒輩。曰或問者。兒輩所質問也。經史本朝文藝雜說。幾五萬餘言。固未足追媲古作。要之無抵牾於聖人。不猶愈於稗官小說傳奇志怪之流乎。庶後之子孫。知余老不廢學云爾。淳祐元年辛丑長至。謝采伯元若甫引。

齋齋筆記卷一

易緯稽覽圖云。伏羲至無懷氏。五萬七千八百八十三年。神農五百四十年。黃帝一千

宋 謝采



四百年。顓頊五百年。帝嚳三百五十年。堯一百年。舜五十年。禹四百三十年。殷六百四

十六年。周八百七十三年。案原本誤作秦五十年。已上六萬三千一百八十六年。惟伏羲畫八卦傳於後代

頊之事。未可明也。又乾鑿度乃蒼頡註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與素問等書。皆書也。非有而不傳者與。又曰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戰國二百二十五年。秦四十年。生漢高祖。三國五十六年。晉一百六十年。宋六十年。

齊二十四年。梁八十七年。案原本誤作陳三十三年。隋三十八年。生唐太宗。五代共五十餘年。生藝祖。三

大英主。撥亂反正。拯民塗炭。漢尙高厚。唐立法度。國祚悠久。本朝用儒。立國以仁。卜世卜年。永永無極。

漢興諸臣。雖非粹然一出於正。然皆能以功名自奮。垂芳汗青者。正以其一時言議。合於事情而本於理

義也。沛公意欲留居秦宮中。樊噲諫曰。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沛公不聽。張良又諫曰。宜縞素為資。二

臣之諫。周公之無逸也。韓信言項王為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又言項羽實失天下之心。又言約法三章。秦

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韓信能占民心為趨向。是三代之得天下以仁也。項羽殺義帝。三老董公遮說

漢王曰。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宜率三軍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此三王之舉也。蓋公之言。春秋討賊之義也。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是明於君臣之分也。人皆曰漢初諸臣。多鷹暴兇詐之徒。借以集事。思之皆明於綱常。合於禮義。此理互萬古未嘗一日泯滅也。

高祖好酒及色。范增又云。貪財好色。高祖與王。史臣安敢加毀。緣是難遮掩。未免直筆。今觀其一入秦宮。見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便欲畱居。賴二臣之諫。回軍霸上。一入彭城。可謂重地。便收其貨寶美人。日實酒高會。是時無諫者。遂一敗塗地。及得天下。又溺於戚姬。幾欲廢太子。微四皓則又是一場狼狽。外物易移。內欲易動。幸迫於利害而止。我朝藝祖真聖主也。

真宗嘗謂王旦曰。每除拜宰相。親王不御崇德殿。不視朝。其意以命宰相。親王示不敢專也。

崇寧五年。敕節文小鈔。知通監造書押印造樣號。年限條禁。並依川錢法。軍人官員請給不用。外買賣倉場庫務出納。依見錢行用。三年爲界。大觀二年。第一料。其樣與今會子略同。上段印準偽造鈔。已成流三千里。已行用者處斬。至庚寅九月。更不用中段印。畫泉山下段平寫一貫文。省守倅姓押子。此會子兆端也。紹興十二年。戶部張澄欲行會子。給事中胡霽然沮之而止。紹興二十二年。竟行之。今九十餘年。其弊極矣。而大觀小鈔。民以爲便者。造之有限。而換之有信也。

高宗語東宮。須是讀書。便知古今治亂。便不受人瞞。朕初卽位。羣臣多勸法仁宗。仁宗固是仁厚。末年紀

網幾乎不振。所幸得韓琦遂無事。本朝自有太祖。何故不取以爲法。

二。聘后黃金二萬斤。新莽用三萬餘斤。晉志云。漢用二百斤。晉亦用二百斤。往往金至後世愈少。宋用銀五萬兩。金五千兩。南渡後。又減至銀二萬兩。金二千兩。

三。南齊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祭后土。十一月元日。祈穀於上帝。注云。謂以上辛郊祭天地。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注云。陽氣新用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用辛日者。凡爲人君者。當齋戒自新也。神宗朝。冬至當十一月晦。有言晦不可郊。而無人知此故事。惟宋敏求云。太祖乾德初郊。亦是十一月晦日。遂用當月十六日甲子郊。國朝會要不載此事。乃宋次道家收得朝報。神宗大嘉之。龔養正所撰。載之甚詳。慶元丙辰宏詞。出乾德初郊慶成頌。試者非特不知晦日本宋。有一卷乃云。祖宗並循。又云。歸胙慈極。不知乾德時既未有家廟。杜太后已上僊。亦未嘗有慈極。

四。近年郊祀。只用黃琮蒼璧。卻不見用四圭。有人問禮官云。四圭兩圭。已於景靈宮用了。黃琮蒼璧。乃是禮見天地。

五。宰執子授京秩。始於呂蒙正。時政記進御。始於李昉。班直八年敘補軍校。始於高瓊。起居注進御。始於梁周翰。帶職致仕。始於王文正公旦。糊名致校。始於周起建議。

六。宣和時彗星竟天。徽宗震怒。謂趙挺之曰。蔡京所爲。皆如卿言。京免相。挺之復爲右僕射。始京在崇寧初。首興邊事。用兵連年不息。一日徽宗諭輔臣曰。朝廷不可與邊庭生隙。夔端一開。日尋干戈。生民肝腦塗

地豈人君愛民之意。挺之退語同列曰。主上志在愛民息兵。吾輩義當將順。時執政皆京黨。但唯唯而已。以准皆各其及。卽若王元澤以此八字該括法律。

天聖四年。州軍並不得官置醋坊。近陳提舉振孫博通古人仰體祖宗卹民之意。舉行萬戶。停廢醋庫。邦人至今德之。

東京記舊八作司。太平興國二年。分東西二司。乃泥作。赤白作。桐油作。石作。甌作。瓦作。竹作。井作。以上名八作。後兼備攻城之事。乃二十一作。天聖元年。置官屬。今八作司。獨傳伎巧之物。若致遠務。裁造院。茶湯磨院。鍼線院。布庫。鑄場務。煎膠務。擊鞠院。雲韶班院。印經院。燒朱所。新衣庫。菜庫。織悉畢備。及前宰執侍從大第。環拱蓋以百數。錢塘駐蹕。庶事草創。追想全盛。太息久之。

都麴院麴賣於酒戶。西京南京皆然。東京在城每歲四十七萬四千六百四十五貫。南京在城賣麴三萬六千九百九十八貫。泊宅編云。院之井滓穢不堪汲用。惟以造麴特善。他井皆不如。開寶二年。詔麴價高。可於十分中減放二分。六年。減價。每斤止收一百文足陌。太平興國六年。詔在京賣麴。每斤元定二百文。自今每斤減五十文。淳化五年。有司言。諸道州府先置權酤。募民掌其事。內四百七十處。歲額無幾。願一切罷之。但賣麴收直。詔從其請。景德元年。罷江淮兩浙荆湖制置權酤。

澶淵之役。射殺其貴將達覽。遂潰。曹利用與其飛龍使韓杞見行在議盟。眞宗謂輔臣曰。初欲令石普楊

延邀其歸路。而以精兵踵其後。腹背擊之。然兵連禍結。何時而已。故徇其請。以休息天下之民。若彼自渝盟。以順伐逆。殆未晚也。當人主英斷。事力全盛。人材輻湊。可以戰而不戰。果享百餘年和好之利。兵端果可輕開耶。

范蜀公正書云。舜之五刑者。流也。宮也。教也。贖也。賊也。流宥五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剽。別宮大辟也。書曰。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者。此也。堯所以哀矜庶獄之不辜。遏絕之使無世在下也。舜其仍用之乎。仍用之。則是踵苗之五虐而遂有十刑。安得云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堯嘗清閭下民。廢去此法矣。至禹時德既下衰。方用此肉刑。揚子云。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然禹亦未必用。只是用之。以爲贖刑。呂刑所謂訓夏贖刑也。直至秦時方用。如黥太子傅之類是也。至漢文帝又不用。至宋文帝因劫賊有赦。方於劫賊面上刺一劫賊字。至五代後周。刺配之法盛矣。大率流始於堯舜。墨始於苗。贖始於禹。先皇考與范寺簿說羅大著點囚輪對劄子。乞減配法。乃是近日配人之多。張方平亦有劄子。羅乃總帖在前。上付來棘寺諸公議論。將茶鹽犯法之人。刪改太輕。戶部沮而不行。

金匱曰。武王伐紂。雪丈餘。漢宣帝本始元年。匈奴擊烏孫欲還。會天大雪。一日丈餘。民畜凍死。殺數萬級。馬數萬匹。唐李愬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到蔡。破其門。平蔡。吐蕃諸邏兵入大斗。會天大雪。吐蕃戰凍。趨西道以歸。王君奭率秦州都督張景順約乘冰縱兵。盡俘以旋。白元光合回紇兵於靈臺。雪霧嚴晦。吐蕃閉營撤備。乃縱擊之。斬首五萬級。生擒萬人。收所俘唐戶五千。嘉熙丁酉十二月大雪中。大敗金人。捷

旗報積屍如山。豈非雪霜肅殺之氣。助順討逆。致然。

張匯節要云。二太子窩里。李之妻余輦公主。乃遼主天祚之女。黏罕之妻蕭氏。乃遼主天祚之元妃。各因間勸其南寇。陰報朝廷助兵。攻遼之隙。又秦檜上幹離不黏罕書。曰。竊觀大金今日討議之士。多前日大遼亡國之臣。畫籌定計。非忠於大金也。假威大金。以報其怨爾。大遼妃女。陰報於內。大遼之臣。若余親郭藥師輩。贊謀於外。乃吾國厄會所致。

余嘗觀靖康傳信錄。以及孤臣泣血錄諸書。臣子有不忍言。後達勒達圍閉燕京。金主珣遣人議和。達勒達欲得公主一名。從公主美女男子各百人。及護駕將軍十人。細軍一千人。御馬三千匹。綾羅繡衣服金銀珠寶三千載。珣皆從之。又以色獸圍燕之久。再索犒軍金帛。珣復從之。其事與靖康略無少異。此貪婪大果報也。黏罕尅河東。幹離不引大兵自涿州入安肅。陷開封府。至順州。凡一百八十餘州。八百七十五縣。蹂踐殘滅。何可勝紀。而自元祐元年十一月至二年正月。殘破河東河北山東山西。復一十七府。九十餘州。鎮縣二十餘處。數千里間。殺戮皆盡。城郭丘墟。金帛子女。牛羊馬畜。皆席卷而去。屋宇悉皆燒燬。此殺戮大果報也。小既有小果報。大豈無大果報耶。南遷錄以爲不及百年。臣子大書於冊。以爲古今一大快。亦以志後日一場大果報。必不輕矣。

鄭介夫俠聞子姪用王氏學講考槃之義。曰。弗諉者。弗忘君之惡。弗過者。弗過君之朝。弗告者。弗告君以善。公歎曰。是何言歟。一不用而忿戾若此。何以爲碩人。何以爲考槃。遂訓之曰。弗諉者。弗忘君也。弗過者。

弗以君爲過也。弗告者，弗以告他人也。介夫上監門圖，已感動上意，見於施行，及流落挫折之餘，一語一言，未嘗不在君父、君臣之倫盡矣。橫渠張子厚著西銘，有曰：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是皆聖賢能處人倫之變，父子之倫明矣。劉庭式娶警女，後倅密州，喪之逾年而哀不衰。東坡問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吾若綠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吾妻也。夫婦之倫得矣，司業趙彥昭兄弟，訓引姜肱，李充、陳業、徐苗、許荆、李鴻、二孔、兩趙、陰慶、卜式、桑虞、蔡邕，以爲勸。反覆千餘言，兄弟之倫著矣。二程之諸及門，若游酢、謝良佐、呂大臨、楊時、東坡之門，若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儒學文藝，俱有切磋琢磨之益。交朋之風，不其盛歟！此我朝之治，所以遠過漢唐也。

江州冢記其略曰：開寶乙亥歲，問罪於李煜曰：朕司億兆，許卿不殺而弗信乎？煜弗之悟，繇是流矢蝟集其宮，揜燬於蠹下。江州蟻聚，詬罵王師，先鋒曹翰竟屠其城，橫屍三萬七千餘。明年丁丑，皇帝嗣位，太平興國之二載，太子中允周敬術銜命察俗，又獲遺骸一萬七千，窆於廣陽門外。本朝以仁立國，未嘗妄殺，獨曹翰一軍，輕試其鋒，曹彬有賢嗣而翰無後，天道昭然矣。

湘山錄載管居潤、董思誨、黨進三人，皆不識字。本傳但書其戰功多，不責以文學。史法當然如晦，野史所以備言之。國初人物，洪毅、沈鷺爲有餘，浮華緣飾爲不足，便立得功業，與中葉人物不同。

張子韶在經筵，太上語以朕用人盡付之公道，子韶奏云：陛下付之公道，只得古人一半。太上問其故，曰：

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必須又斷之。斯可也。太上又云。臺諫不可承宰相風旨。子韶奏云。以臣觀之。非特不可承宰相風旨。亦不可承人主風旨。

杜黃裳爲河中尹。盧坦爲尉。召坦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盡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自是禮遇加厚。張于湖孝祥。何侍郎異。余提刑澄。並大書刻之石。黃裳除吏。不甚別流品。通饋謝無潔白名。又納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卒後。御史劾奏。子載辭服。坦乃得持其短。不然。一尉之微。安敢抗對如此。李翺集坦傳亦載其事。

本朝惟文潞公建雙節。終亦辭了。帖麻不行。韓忠武建鎮南武安寧國三節。出於異數。

紹興九年朝陵。乃范如圭之請。高宗云。非卿不聞此言。其夫田一書。真有志事功之士。惜不見於用。國史秦檜傳云。校書郎范如圭。上檜書。責以曲學倍師。忘讐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一旦爲此。若不早改圖。必且遺臭萬世。未幾。如圭奉祠。中興小錄遺其書。范乃元祐故家也。

景祐四年。安平縣主言。夫吳守正。父元隨。范喜居漣水軍。欲聽喜添錢。開酤海州浚陽縣周穰村酒務。詔開封府召喜及寫狀人本宮管當人。勘罪施行。又張乖匡判百姓乞增撲酒課利狀云。將五分折變於官錢。是一倍增。搯於酒利。加水減料。使百姓有言。置我何地。是時朝廷州郡。皆不許人刻奪。令但給與高價。

蓋不復爲後人慮也。按主言次三
字疑有脫訛

常州通判沈長卿上參政李光啓曰。摺紳守和親。先出婁敬之下策。空言難信。結執慮吐蕃之劫盟。夷攷贊普兵敗。獻馬黃金求婚。景龍二年還其婚。帝以雍王守禮女爲金城公主妻之。開元二年。其相上書。宰相乞盟。上令姚崇報書。載辭未及定。而十萬之師已寇臨洮。入蘭渭。永泰請和。詔宰相杜鴻漸等同盟。而僕固懷恩不得志。導其將犯邊。衆二十萬已逼奉天。懷恩死。遂無謀主。復遣使來聘。詔宰相與吐蕃使者盟。俄寇靈州。蓋不止劫渾瑊平涼盟。變起倉卒而已。終唐之世。凡九和而十四戰。皇甫惟明曰。皆其邊將好功之人爲之。固有是說。亦其主不守信義所致。尙主者二。自稱甥舅之國。而數爲邊患。人主撫有四海。以婉冶之姿。遠適異地。垢辱甚矣。君臣莫之恥也。五代以來。幸免此患。嚴尤以漢爲無長策。長卿可謂正論。權姦文致其罪。株連正人。嘻其甚矣。

王欽若欲爲相。王文正公曰。累抑之。云祖宗朝。不會用南人當國。故欽若以立賢無方之說。動真廟之聽。真廟以問文正。文正云。立賢無方。必須賢而後可。熙寧以後。更改祖宗法度。而羣小又主紹述之說。以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合爲一談。稔成靖康之禍。孔孟之言。豈誤天下後世邪。王文正公云。必須賢而後可。王欽若果賢者邪。無改於父之道。謂合乎道者無改。不合乎道者。改之可也。朱文公註曰。方猶類也。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李迪挫丁謂姦邪之鋒於正熾之時。王曾乘丁謂之失。而能暴其彌天之罪。進君子。退小人。此秉鈞衡者。

第一義。王文正且遂無如之何。文正得君如此。不能以身爲去就。去王欽若。丁謂。況他相哉。馮拯爲之營救。惠姦莫甚焉。疑按惠字

仁宗朝。王安石知制誥。賞花釣魚。內侍各以金樸盛釣餌。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帝謂輔臣曰。王安石詐人也。老蘇云。王安石乃盧杞王衍合爲一人。天下將被其禍。後安石參政。御史中丞呂晦叔云。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大姦得路。羣陰輩進。則賢者漸去。亂由是生。誤天下蒼生者。必斯人矣。安石嘗奏言。中書處分割子。皆稱聖旨。不中理者。十有八九。宜只令中書自出牒。帝愕然。唐介曰。如安石所陳。則是政不自天子出。李師中始仕州縣。邸報包拯三事。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鄞縣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處仲。他日亂天下。必此人。陳了翁每謂天下事變。故無常。唯稽考往事。則有以知其故而應變。王氏之學。乃欲廢絕史學。而咀嚼虛無之言。其事與晉無異。必亂天下。彈蔡京文曰。絕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逮今三十餘年。而所言無不驗者。人固未易知。亦豈有終不可知者。安石。聖君知其詐。羣賢知其奸。或過於已用。或爭於已行。非無其人。而治亂所由分。定數有不可逃爾。

新刊荆公字說二十四卷。前無序引。後無題跋。獨雷抗爲之注。天下公論。昭然明矣。余乃平心定氣。而言曰。此許慎說文解字也。雷抗卽徐鍇之傳釋也。但以之解六經。導後學。則穿鑿之論。盡起。豈大儒所爲也。王安石廢了銅禁。不知在何時。張樂全奏議云。自王安石爲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舶。不復讓錢之出入。故中國錢耗。而西南北三邊皆山積。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之令典。所以體國便民者。一旦

削而除之其意安在。

王安石以六經文奸似王莽蔡京黨籍錮正人似東漢中常侍秦檜與大獄陷忠良似李林甫本朝累聖相承仁厚恭儉過漢之文景此三小人傷政害國言路榛棘外敵侵陵可爲痛哭。

通州使名徐先生云當時闢新法者甚衆然都攻他不破惜乎諸公思慮不及此成周之法大處是井田封建荆公大底不會行得卻如何要把細碎處來行失了大綱目理會末節只就他裏面點檢其說當自息。

秦檜修禮樂文太平止專用一宦者邵諤主之人呼爲邵局今渾儀樂器中猶鑄邵姓名禮樂之器間有不合經典處是欠名儒討論。

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靖康播遷自何臬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金人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內不忘戰此又其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將士解體尙能戰乎此胡澹庵之論若然則景德慶曆之和致一百七十餘年承平之效非歟寇萊公富鄭公輩果誤國者歟余曰和在則爲御侮在人則爲納侮紹興八年金遣烏凌思謀來議和豪長達寶主之上雖聽檜計與之實疑其詐王倫奏北有悔割地意繼誅達寶十年兀朮集兵祁州分四道入侵檜言於上曰臣昨見金國達寶有講和割地之議故贊陛下取疆旣而兀朮戕其叔達寶和議已變故贊陛下定弔伐之計金之初和也諸將有異議及其果叛盟益以和爲非檜有再和之議獨患諸將難制於是范同獻策召三大將旣至遂

皆拜樞筦而罷其兵。三十一年。金人復敗盟侵淮。此紹興和議始末。至隆興甲申和議定。而開禧丙寅復自渝盟矣。

中興小錄云。龜年論右僕射秦檜云。主和則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日衆。專國自恣。漸不可長。檜即上章辭位。旋奉祠。其子衡守嚴州。日錄其父彈秦檜文。投平津。止及其彈秦檜婦翁王次山。姻婭王昂及楊愿。兄梓等。不言其主和何也。必是別有一疏不主和議。其子失記錄。而彈王仲等事。小錄又失於記錄。

密齋筆記卷二

武帝欲立昭帝。以子幼。恐效呂氏。殺鉤弋夫人。云汝以子不得活矣。太宗感李湛風之言。欲盡殺後宮。湛風曰。不可。恐生少者。陛下子孫無遺類。遂髡爲尼。聚之感業寺。二君割情絕愛。思患預防。可謂剛明果斷之主。然漢以元后稔王莽之變。唐以高宗釀則天之禍。孰謂人事果能勝天。聖人第言修德以弭天變。未聞殺人以杜後患。

漢武帝祠神君。最貴曰太一。非可得見。聞其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居室帷中。所言世俗之所知。無殊絕者。而天子心獨喜。卽今之鳴童也。

後漢止三宗。九帝皆幼沖。一百十八年政歸母后。幸竇鄧之賢。內外扶持。無大變故。士大夫知禮義。尙名節。未嘗屈身阿附后族。乞憐中常侍。以求進者。有李固李膺范滂陳蕃郭泰諸名儒爲之倡。故至於曹操之世。尙不敢染指漢鼎。

蕭何說漢王曰。臣願大王王關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三秦。天下可圖也。鄧禹說光武曰。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說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蕭何鄧禹開口議論。便是混一規模。諸葛亮草廬語曰。操以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開口議論吳魏。便自下手不得。畢竟跨有荆益。

只是偏霸規模。無復混一氣象。

漢唐之禍。激於君子。成於小人。固勢所必至。激於君子。實念慮有所不及。春秋之法。責備賢者。可恨也。夫陳蕃年八十餘。老成慮事。非不詳。而誅曹節不克。遂成黨錮之禍。漢因以亡。李訓通經明易。立志非不正。而誅仇士良不克。遂成甘露之禍。唐自此亦亡。人皆知亡漢唐者。由宦官。吾以爲亡漢唐者。蕃與訓也。蕃訓之謀不萌。宦者雖用事。干紊朝綱。然變決不如是之亟。禍決不如是之階。闕決未至於遽亡。則爲禍首者。蕃與訓也。然則宦者終不可去。歟。曰。芟夷以漸。區處有術。害去而人不知。功成而禍不作。謀必謹於其始。事必稽其所終。則得矣。夫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聖人豈不疾惡。而戒其已甚者。慮後患餘禍之未艾也。夫子嘗誅少正卯矣。而未聞其爲亂者。聖人之功用。與君子固不同也。

程泰之考古編。言太宗虬鬚可挂弓。杜詩謂中有美少年。虬鬚十八九。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是虬鬚乃太宗。太平廣記所載。乃李靖遇虬鬚客云。後十餘年。數千異。外有異事。是吾得事之秋。貞觀中。靖位至僕射。東南蠻夷報。有海賊以千艘。精甲十萬人。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內已定。虬鬚有成功矣。或者衛公兵法。半是虬鬚所傳。乃知又別是一虬鬚。豈英氣所鍾。適同耶。

隋大業中。置進士科。武后永昌元年。始試進士於洛城殿。殿試自此始。久視二年。設武舉。皆作法於亂世。非哲王之令典。而自唐以來。沿襲不廢。上以爲榮。初不知煬帝武后爲何如主也。

武后已爲后。高宗令上官儀草詔欲廢之。楊貴妃亦兩爲明皇遣出外宅。二君亦不爲不知其非。而不能

決於必行。所謂惡而不能去。善善而不能用。邦由以亡。

幸蜀記云。馬嵬之變。陳玄禮以兵諫。可謂急矣。明皇云。妃子朕自處置。遂馳入驛門內。立旁小巷。不忍歸。聖情昏默。久而不進。韋見素。男京兆府司錄。鐔進曰。臣欲吐萬死之言。陳社稷之計。伏願陛下留意少聽。臣聞螫手斷腕者。非不痛。嬰病餌藥者。非不苦。夫痛之與苦。非人所欲。而莫能不爲者。蓋全乎大體也。今宗社震駭。朝野驚惶。陛下去御座。涉草莽。可謂螫手嬰病矣。豈可懼解腕苦口之難乎。臣觀衆意。怒妃子事。宜成敗之間。在晷刻矣。臣嘗讀荀悅漢紀。有曰。以計勝色者昌。以色勝計者亡。今日之事。伏惟陛下割恩斷忍。以寧邦國。因就地叩頭。流血被面上。親以手策起之。鐔初請幸蜀云。臣年三十。未嘗遠遊。時鐔以宰相子。年纔三十。激烈慷慨如此。天寶全盛時。東閣郎君。乃有此人物耶。

男陽也。陽則明明。理無不通。陽主舒。舒且噓。則財有所施。陽主生。生則物無往而不愛。男子者。皆陽之象也。女陰也。陰則晦。晦則理有所蔽。陰主慘。慘且吸。則財有所靳。陰主殺。殺則物無往而能愛。婦人者。皆陰之象也。前漢外戚傳。迺在匈奴傳後。夫妃后儷乎至尊。合聯比帝紀。乃置之匈奴傳後。班固以爲平日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而呂太后趙飛燕等。內戕皇嗣。外擅兵權。漢之存亡。在其掌握。甚於匈奴。雖謂之女戎可也。置之於匈奴傳後。亦可也。其負宗社。誤國家。附之於帝紀之後。不可也。其絃傳曰。桀之放也。用妹喜。般之滅也。嬖妲己。幽王之禽也。淫褒姒。是三代之亡也。由於內。不由於外也。明皇失國。由一楊妃。亦三代之覆轍。是百萬之師。不若一女子。足以亡人之國也。餘史外戚未嘗在匈奴傳後。此班史

所以爲諸史冠也。

唐莊宗時。皇太后皇后交通蕃鎮。太后而誥令。皇后曰。教命教旨。蓋始於此。后欲殺郭崇韜。莊宗不從。因自作教命與繼岌。竟殺之。后卽笞劉叟於宮門者。劉叟蓋其父也。

莊宗爲郭門高所弑。五坊人聚樂器而焚之。歐陽公云。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戒哉。余曰。非也。其禍蓋起於劉后之擅殺郭崇韜也。始劉后聽宦者纒言。遣繼岌殺郭崇韜。皇弟存義。崇韜之壻。讒者曰。存義且反。爲婦翁報仇。乃因而殺之。又讒朱友謙不自安必反。於是及其將五。六人皆族滅之。門高姓郭。拜崇韜爲叔父。而存義又以門高爲養子。時馬直軍王溫宿衛禁中。夜謀亂。被誅。莊宗戲門高曰。汝黨存義。崇韜負我。又教王溫反覆。欲何爲乎。門高恐。退而激軍士爲變。從樓上射莊宗。傷重。踣於絳霄殿下。其禍起於劉后之擅殺崇韜。特成於門高爾。門高優伶傳名。從謙。

姚萇掘苻堅屍。鞭撻無數。裸剝衣裳。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姚萇又夢苻堅將鬼兵入營。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出血石餘。萇遂患陰瘡。醫刺出血如夢。竟狂言而死。姚萇已鞭堅屍。尙能見夢。邪。慕容廆引朱左車胡母翼。孔纂爲賓友。劉贊儒學該通。引爲東庠祭酒。世子毓率國胄。束脩受業。馬廆覽政之暇。親臨聽之。廆嘗著家令數千言。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毓第三子也。聽言賞諫。雅好文籍。勤於講授。學徒千餘人。又著典教十五篇。以教胄子。至子雋嗣位。復立小學於顯賢里。以教胄子。雋酒酣賦詩。談及經史。垂。毓第五子也。再復燕國。年七十一。寶。毓之孫。亦從儒學。工談論。善屬文。引中書令常忠尙書。

陽僂等於東堂。問伊周事。談讌賦詩。文物藹然。十六國中。惟慕容有家法。國祚受命。亦稍延。姚襄溫故知新。講論道藝。甚令匪臺。諸鎮各置學官。又隨終謂其子興曰。汝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與亦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業。又與鳩摩羅什及僧略等諸人。校新經八百餘卷。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若劉淵聰。燦曜。石勒虎閔。苻生。赫連勃勃等。其兇徒逆儔。淫酷屠戮。無復人理。禍亦不旋踵矣。

襄國大雨雹。石勒問徐光。對曰。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怨憾動上帝。勒下書曰。寒食并州之舊風。子推歷代攸尊。請復寒食。更爲植嘉樹。立祠堂。黃門郎韋諛駁曰。自子推已前。雹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且子推賢者。曷爲暴害如此。求之冥漠。必不然矣。左傳。史記。新序。汝南先賢傳。鄴中記。後漢周舉傳。皆言之。舊爲并州刺史。作弔書。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寒食乃是仲冬。非今之清明。石勒問徐光事。容齋不載。

石虎獲劉曜女。年十二。有殊色。嬖之。生子世。十歲立爲皇太子。劉氏爲皇后。虎死。遵弒世。火災月餘。後爲慕容恪所殺。趙亡。苻堅滅燕。慕容冲姊爲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果符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之謠。壽春之敗。冲叛。自立爲皇帝。據長安。堅死。秦亡。石虎捨曜。苻堅滅燕。皆有席卷天下之勢。而卒皆因所滅之國一小女子。其國亦亡。異哉。楚鄭襲給新人以掩鼻。而楚王割其鼻。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問之。曰。美

人多矣。亦猶臣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王布令曰。四境之內。有敢言美人者。族。婦人智術高出男子之右。雖自古而然。亦成周時八百餘年之後。侯國子弟。昏懦愚闇。容易爲婦人所結。

三世之將。道家所忌。昔有是言。六韜爲後世談兵之祖。而太公封於齊。與周匹休。至田氏之篡。其傳亦已久。太公之謀。一出於正爾。

陳勝吳廣起。墟畝。便會使錢。知秦將賈人之子。卽啖以利。陳平布陣金多。得善處。又令捐金四萬斤。間疏楚君臣。干戈中也。只揮金。

漢高祖已曾入韓信壁。奪其軍。自垓下戰勝。還定陶。又馳入韓信壁。奪其軍。文帝自代來。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下。亦綽有父風。是時習聞兵機將略。大率可喜。

赤壁之戰。孫權曰。非劉豫州莫可當操者。是時孫權運籌於內。劉備諸葛亮周瑜關侯等合謀并智。方拒得曹操。敗之於赤壁。亦未爲奇。政緣曹操雖知兵。而未免獨任。要是吳事力差弱。所以資人。劉豫州新敗。所以依人。若吳蜀勢盛之後。卻無緣合。

赤壁之戰。關侯精兵一萬。周瑜督一萬。程普督一萬。劉豫州諸葛亮率兵卒不下一萬。或詢諸葛孔明以三章之約。則曰。濟時以寬。蓋其學自申韓中來。

哥舒翰始亦善用兵。後困於酒色之娛。迫於君命。慟哭而出。潼關喪師二十萬。僅存八千。其子曜有志復父讐。亦精於用兵。諸孫皆以儒學奮。烜茂才高第。有節槩。崑崙峽皆明經擢第。亦中葉尙儒術致然。李郭

之後，文風盛而賢將少，唐室微矣。

軍中不言婦女，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孫策周瑜拔皖城，納二喬皆國色，是以師婚也。英銳豪俊之氣，固足辦事，畢竟有所溺，則智昏。智昏則防慮疏，策爲許貢客箭傷頰，創甚。年二十六卒，瑜爲流矢中右脅，年三十六卒。

呂蒙疾發，孫權迎置內殿，治護萬方，寡有能愈疾者，賜千金，病中瘳，爲下赦令，後更增焉。權自臨視，命道士於星辰之下爲請命，使其復生，當如何其報也。

房玄齡居秦王府，出入十年，收人物致幕府，居宰相積十五年，議論書疏規諫不一，與杜如晦共筭朝政，本傳亦無甚事，而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以今觀之，王珪不及魏徵，如晦不及玄齡，然持衆美效之於君，則一也，所以爲宰相之職。

魏徵爲諫議大夫，展盡底蘊，凡二百奏，無不切當帝心，本傳所載十餘事，凡三上疏，王珪爲諫議大夫，止諫納廬江王瑗姬，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女樂二事，想推誠納善，每存規益，史臣所以並稱名臣也。

孫樵文自序云：唐廣明元年，狂寇犯闕，駕避岐陽，省方蜀國，品藻朝論，旌其才行，詔曰：行在三絕，李潼有會閱之行，孫樵有揚馬之文，司空圖有巢由之風，余歎曰：播遷果何時耶？從行無救時之略，乃以三絕自詫，朝論若此，豈止清談廢事。李郭之後，不復有真將，兵權下移於岐汴，而國亡矣。

麻吏傳極多上壽，公孫宏八十，第五倫八十餘，李恂九十六，吳祐九十八，張奭七十八，是儀^{三國}八十一。

孫謙南九十二。蕭倣唐八十。裴寬七十五。李尙隱七十五。薛珏七十四。歸崇敬八十八。盧鈞八十五。餘不紀卒葬無考。

古儒生經學極多上壽者。如伏生治尙書。韓固治詩。武帝以賢良召伏恭。建武四年。帝臨雍拜爲司空。皆年九十。任安受孟氏易。年七十九。申公受詩。浮丘伯樓望永平爲侍中。皆年八十。李尤順帝時遷安樂相。年八十三。晉宋織。弟子受業三千人。鮑觀明河圖洛書。年百餘歲。文立。譙周。秦始初。皆年八十。陶弘景讀書萬餘卷。何琦耽玩典籍。皆年八十三。葛洪以儒學知名。自號抱朴子。年八十一。顏含。有操行。年九十三。辛勉。年八十。隋公孫景茂好學。開皇初爲道淄兩州刺史。有德政。唐曹憲。通文選之學。皆年百餘歲。歐陽詢。年八十五。張嗣宗。以經授秦王。年八十三。蕭德言。晚節學愈苦。年九十七。魏收。擅史學。年七十七。若七十者亦多有之。茲弗著。

屈突通八十二。尉遲恭七十四。李勣八十六。李靖七十九。郭子儀八十五。張萬福九十。烏承玘九十六。吳呂岱九十六。諸將功業雖不同。然皆克享上壽。想無濫殺所致。

武后與大獄。嚴善思爲詳審使。平活人百餘家。原千餘姓。按囚司刑寺。罷疑不實者百人。子向。乾元中爲鳳翔尹。三世皆年八十五。

丘和附蕭銑爲交州總管。年八十六。子行恭。斬寇賊。與兄師利迎謁秦王。累從戰伐功多。年八十。亂世父子以壽終。亦有材智足以自全也。

諸儒。西漢自孔光張禹劉歆揚雄號爲儒者。或依阿取容。或諂事新室。遂至言符命者以千數。朱文公作通鑑綱目。標揚雄曰莽大夫揚雄。自是千古定論。

荀彧勸太祖曰。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乘至公以報雄傑。大畧也。或持論甚正。董昭等欲加九錫。彧以太祖本興義兵。正朝寧國。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彧以憂死。是時劉備以帝室之胄。英雄表表。人望所歸。彧能勸太祖推恩以應人望。廢昏立明。恪秉臣節。退處藩服。真上策也。董昭九錫。遂爲後日開端。相繼貽禍。

董卓死於呂布。荀生。死於堅。安祿山死於李豬兒。史思明死於朝義。魚朝恩死於周皓。朱全忠死於友珪。非人誅之。乃天誅也。

殷羨子浩。北伐無功。桓溫奏廢爲庶人。後溫將以爲尙書令。浩荅溫書。慮有謬誤。閉關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豈羨投人書於水。致浩有是報耶。

西方鄴所爲不法。判官譚善達數諫。鄴怒。遣人告善達受金。下獄。善達素剛。辭益不遜。死於獄。鄴病。見善達爲祟。卒人之生死。一氣之聚散也。血氣雖已散。冤恨之氣不散也。五代武夫用世。將謂那時天烏地黑。劫嘯時節。不復有報應。卻又自分曉。

密齋筆記卷三

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太公又曰。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辭。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以間謀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正。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徵備則不肖別矣。周書云。成王訪周公以民事。周公陳六事以觀察之。作官人曰。富貴者觀其禮施。貧賤者觀其德守。嬖寵者觀其不驕。奢隱約者觀其不懼。懼少者觀其恭敬。好學而能弟。壯者觀其潔。廉務行而勝私老者觀其意慮。慎強其所不足而不踰。父子之間觀其孝慈。兄弟之間觀其和友。君臣之間觀其忠惠。鄉黨之間觀其誠信。省其居處觀其義方。省其喪哀觀其真良。省其出入觀其交友。省其□□觀其任廉。設之謀以觀其智。示之難以觀其勇。煩之事以觀其治。臨之利以觀其不貪。濫之樂以觀其不荒。喜之以觀其輕。怒之以觀其重。醉之酒以觀其恭。縱之色以觀其常。遠之以觀其不狎。邇之以觀其不倦。復徵其言以觀其精。曲省其行以觀其備。莊子列禦寇篇引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智。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之人得矣。此太公周公孔子觀人之法。最爲詳密。蒙莊澹然若無意於世者。亦誦斯言。乃知蒙

莊一書。不皆寓言也。

莊子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鄧析子曰。原道語皆本此。

諸孫當聯在字爲名。余取在字。自長孫在學外。止有在德在鎔在甄在冶甚佳。閱王佩解篇。在字甚多。儘可命名。因錄識之。王者所佩在德。德在利民。民在順上。合爲在因時。謀成在周長。有功在力多。昌大在自克。不困在豫慎。除害在能斷。得民在知過。用兵在知時。勝大患在合人心。化行在知和。施舍在平心。不幸在不聞其過。福在受諫。基在愛民。固在親賢。禍福在所密。利害在所近。存亡在所用。離合在出命。尊在慎威。安在恭己。

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鷓冠子與賈誼鵬賦同。作賦者必蹈襲。而柳河東云。鷓冠子用鵬賦。未知孰是。韓退之卻取其文。

郗儉梁鵠各受豐爵。不次之除。鵠得法於師。宜官。皆號善書者也。魏晉以來。楷書日盛。皆鴻都門學之餘。習正書。遂爲後世不刊之灋。與李斯之篆。程邈之隸同科。

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撮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紙。雜碎無序。召周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爲我鈔之。興嗣編次之。一夕而成。鬚髮皆白。

西都賦云。清涼宣溫。乃四室名。宣義當作暄燠之暄。故集韻中以宣字見二十元字韻下。注云天子室名也。高炳如說宣室如字讀。乃武王伐紂而歸於此室。

梁昭明序陶集云。白璧微瑕。惟在閒情一賦。至傳方發明其意。以爲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故寄迹於酒。閒情賦末章云。坦萬慮以存誠。憩遙情於八遐。可謂發乎情性。止乎禮義。復何議焉。余每誦其總角閒道。白首無成。先師遺訓。予豈墜之等語。頗有洙泗氣象。

范雲爲齊竟陵王府主簿。王守會稽。登秦望山。雲以爲山上秦始皇石刻文三句一韻。人多作二句讀之。便不叶韻。雲嘗讀史記。誦之如流。中興頌亦三句一韻同。

齊名之人與警策詩句。其實有優劣。天生奇材。天然奇句。皆無對。如鍾王羲獻。歐虞李杜。韓柳顏柳。優劣自顯然。故梁武帝蕭子雲評書皆云。子敬不及逸少。逸少不及元常。杜詩韓筆顏書。規摹大氣。韻高古。餘則失於華巧有餘。如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紅藥當階翻。蒼苔綠砌上。天際識歸舟。雲中辨煙樹之類。則第二句便不及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之類。上一句便不及。當以是推之。

蘇頌演言。春秋時。先王之澤未遠。士君子重義理。持節操。其處夙生之際。卓然凜然。非後世之士所及。蓋三代之遺民也。當時達者語三代遺事甚多。今舍是無以考證。呂東萊推廣此意。考究左氏。著書源流本於此。又曰。初學記言前代人物醇疵。自不逃正論。但本朝儒先文獻相接。未易以愛惜口舌輕議。呵祖罵佛。豈名教事。要是文人相輕。自古而然爾。

子華子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咕咕相爲。然約而自保。曾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之一接。未有毫髮之差。蹶然而變乎色。又從而隨之。兵甚矣。心術之善移也。韓文用其意。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至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反目若不相識。落陷穿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

張說燕公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詩得江山助。釋學亦詣理超絕。本朝蘇黃出入釋口。唐人諸集。蓋鮮兼之。燕公躬臨行陳。制敵克勝。本朝諸文儒。又鮮兼之矣。

龜策傳曰。神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於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而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莊子稱仲尼曰。語意同。蘇文云。公之精神。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句法同。

杯盤狼藉。出滑稽傳。正襟危坐。出日者傳。舉網得魚。出龜策傳。只改龜字。

余與客論文曰。今人文不及古人藻繪處。客問曰。如何是藻繪處。答曰。古人文純是骨。而後藻生焉。今人文尙無骨。安敢望其藻繪處。客又問曰。如何是骨。答曰。立意是也。字古不如語古。語古不如意古。史月湖自言其作文法傳於曇橘州。

果齋先生云。作詩寫字。都先要有骨。則其進未易量。

鄒昂岐嶂逕寧八坊馬記。爲李祐作。云開元初二十四萬匹。至十九年。四十一萬匹。與張燕公爲王毛仲

作隴右監碑畧同。然燕公記其政有八。而鄧昂止述馬名。燕公文尤奇麗。以隴右監石刻並觀。優劣可見。或曰。西漢之末。王褒文類俳。今觀鄒枚文。已近此體。大率古賦之流。如荀子諸賦。豈非先秦古書。但自王褒以後。至晉唐。文多類俳。皆源流古賦。亦如今時有一項古文。又有一項四六。

神女賦云。願假須臾。神女稱遽。聞然而冥。不知其處。若韓文云。行李稱遽。坡賦云。開戶視之。不見其處。是四句之內。兩鉅公皆用其字。韓隱坡顯優劣自分。

食貨志云。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後漢劉陶鑄大錢議亦然。喜雨亭記。卽是用此語。但結尾活潑潑地。把捉不得。爲不可及。時東坡年二十三。

醉鄉王縉字無功。祭禹文云。潦水降而寒潭清。山光洗而白雲晚。王勃云。潦水淨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歸田錄載德州長壽寺舍利碑云。浮雲共嶺松長。蓋明月與巖桂分叢。亦與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同。

權德輿文史臣贊云。雅正瞻縵。余以富貴人爲文詞。自然溫潤。歐陽公其儔也。

劉歆云。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風俗通義應劭序云。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唐明皇孝經序同。

杜子美說旱上嚴武。尤爲偉論。孟郊上盧使君養生書。李義山作李賀小傳。白樂天墓碑。劉義傳。文體奇逸。不應止取其詩。

應劭曰。昔客爲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孰最易。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且暮在人目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者不見。不見故易。東坡淨因院畫記常形常理。用此意。

節孝先生曰。文字要多作。多作方思熟。余無日不爲文。無時不吟哦。歐陽公謂爲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蘇文定公云。前輩文但看做多。

劉禹錫自傳。敍王叔文事云。某官職出於叔文。又復坐累。不以爲諱。

杜牧之自撰墓誌銘。言注孫子推五星說相法。文學之士。多能如此。甥裴延翰爲集序。文似李翱。唐之文風。大振於貞元元和之時。韓柳倡其端。劉白繼其軌。當時學者。涵泳攬其英華。洗濯磨淬。輝光日新。苟有作者。皆足以拔於流俗。自成一家之語。延翰是已。牛僧孺鎮維揚。牧之爲書記。召爲侍御史。僧孺以小篋邈卒報狀示之。感泣大慙。後爲公墓誌。極稱其美。報所知也。牧之名聞一時。累中科目。意氣揚揚。入一寺。有僧靜坐者。見之不顧。旁人爲言。此先輩近日甚有名譽。僧亦不答。牧之茫然自失。以是知外名利者之高如此。彼方以趨名利者爲可鄙。宜其視之邈如也。

了翁弱冠苦羸疾。因過汴河上。遇道人云。他日聲名滿天下。又謂公曰。曾讀左氏否。左氏諸大戰。反覆熟讀。有快意處。便是得藥。公如其言。誦之。旬日間氣體頓壯。讀檄愈頭風。誦詩已疴疾。亦自古有之。

朱文公爲南豐作年譜云。自孟韓子以來。作者之盛。未有至於斯。何世之知公淺也。至語錄云。坡谷只是飲酒賦詩快活。後學未喻其去取之由。會當有解其意者。

李賀云。天若有情天亦老。少游詞。天還知道和天也瘦。朱文公以爲褻瀆天帝。乃是過用長吉語。
李方叔贈汝州太守詩云。安得吾皇四百州。皆如此邦二千石。

王梅谿西施舌詩云。吳王無處可招魂。惟有西施舌尚存。曾共君王醉長夜。至今猶得奉芳尊。有戒淫穢之意。偶與寮友言之。答云。便可入清源續詩話。

熊克進九朝要畧。轉一官。李龜朋以詩賀之云。翰苑前資漢碩儒。苦心何翅十年餘。修成當代將來法。讀盡生平未見書。黃肥奏篇登御府。紫綸加秩下宸除。近臣已是聞天語。鸞鵲催歸定不虛。

李士美拜相。雙親無恙。生日詩云。府前拍拍鶴翎開。府裏紛紛賀客來。尙書左丞生是日。溫詔欲喚晚陽春。回下堂拜賜上堂去。堂上雙親相顧語。願身親見兒長年。萬歲千秋佐明主。生封父敷文閣待制。

楊元素張子野陳令舉至吳興。東坡目爲三面胡琴。又州妓有姓周邵者。呼爲二南。子野賦六客詞。後子野令舉孝叔皆已物故。惟東坡元素公在爾。元素詩寄東坡云。仙舟游漾雪溪風。三奏琵琶一艦紅。聞望喜傳新政異。夢魂猶憶舊歡同。二南籍裏知誰在。六客堂中已半空。細問人間爲宰相。爭如願住水晶宮。陳公輔詩。白髮鬢髻未得閒。有時寶鏡笑衰顏。逢人載酒寧辭醉。寓意題詩不用刪。幸有鑑湖堪寄傲。直慚書殿尙通班。豁除簿領塵埃了。卻上蓬萊看好山。州宅詩。萬壘湖山煙水濱。朱門畫戟間松筠。登臨不踏紅塵路。燕寢長居紫府春。晝靜欲騁風外駕。夜寒疑是月中身。我慙白首方懷絨。猶得蓬萊作主人。又蓬萊閣歸醉。蓬萊閣上醉歸時。猶索芳樽步步隨。啼鳥似來畱翠佩。旁人笑爲整花枝。腰間半鞵黃金印。

頭上斜欹白接羅。拍手向他賓從道。使君未老莫扶持。

菊譜。范石湖略。胡少淪詳。遼相李儼作黃菊賦。獻其主耶律弘基。弘基作詩題其後。以賜之云。昨日得卿黃菊賦。碎翦金英。填作句。袖中猶覺有餘香。冷落西風吹不去。少淪作御製賦。

張都監琳好作詞。時芍藥盛放。余戲令賦之云。持節助調羹。同寮皆笑其誤用梅事。余曰。韓詩云。五鼎調芍藥。張亦舉王維詩。芍藥調金鼎。子虛賦曰。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南都賦曰。歸鷹鳴鸚。香稻鮮魚。以爲芍藥師。古曰。芍藥其根主和五臟。又辟毒。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也。

劉方叔作致語云。東坡道人筆下無一點塵氣。小范老子胸中有十萬兵機。騎驢三十載。久旅食于京華。廣廈千萬間。願大庇于寒士。倘容尸祿。免令自楚而之滕。庶使奉親。何異以抑而易播。乞故

楊囷四六餘話。國初處州赴解試。止六人。取三人。士子謝解啓云。類嬰圃之觀人。去者半。留者半。如孔門之取友。益者三。損者三。

秦檜子及第。當時暗號。有賦無天地詩。有龍蛇。後汪彥章賀啓。有氣塞兩儀及東閣郎君之句。以譏之。

一男子之上書。初亦何罪。諸大夫之曰殺。蓋亦無心。時斬陳東。上時宰啓。

江朝宗與李宰啓。月明苑外之村。犬廕不吠。風暖桑間之瑞。雉乳自馴。

周洪道作守謝監司啓。居間從仕。一生長恨於苦心。多病非才。二事恐煩於并案。東坡詩云。多病更非才。

二事可并案。

范文正微時冒姓朱氏。後歸本宗。啓志在逃秦。入境遂稱夫張祿。名非竊越。乘舟偶效夫陶朱。用范睢范蠡是當家本事。

孝宗卽位之九年。再上太上尊號。宣鄭聞與周必大草詔云。未央上號。符漢皇之九年。與慶推尊。邁唐宗之再請。太上册夏后時。洪內翰草詔云。太媢之事。太任長秋之奉長樂。

劉錡贈官之制。岑彭亡而公孫平。諸葛夙而仲達走。自古皆有歎。嗟汝志之未伸。與賊不俱生。尙孤忠之可亮。

高城纔百餘里。此去何難哉。寒食止數日間。少住爲佳耳。決獄幾何。錢穀出入幾何。請問其略。會計而已。牛羊茁壯而已。願效其能。

王季海代蕭特啓。答泉守魯柝聞邾。雖限封疆之遠。楚波及晉。宜修幣帛之恭。

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仰一時之高節。伊尹格皇天。伊陟格上帝。掩異姓之殊勳。織文鳥章。白旆中央。山甫之北伐。袞衣繡裳。赤舄几几。周公之東歸。

陳阜卿爲教官。答職事啓。青衫試吏。患在好爲人師。絳帳橫經。未必賢於弟子。賀陳殿院啓。坐崇薄俗。共仰伯夷之風。立辨冤民。屢決眞卿之雨。

劉正甫行韓郡王贈官詞。念一代所宗。無如老臣者。使九原可作。豈畏匈奴哉。又行南班詞。葛藟之在河

辭能芘其本根。杖杜之生道周。蓋傷於寡特。蓋王室之強大。必公旌之盛蕃。又進太上皇麻日表云。雖宸心之運。問朝野而不知。而聖政之垂。繫日月而可考。

蕭振侍郎。秦檜當國。日自四川謫他州。未幾秦歿。再知四川。誥詞云。刻印銷印如轉圜。朕常虛己。失馬得馬若反掌。卿勿容心。趙莊叔行。

江朝宗上留守湯相。關中復置蕭相國。人傑已能用之。江右自有管夷吾。國事不足憂矣。吾寧身蹈東海。獨仲連不欲帝秦。至今名重泰山。微相如何。以強趙。醒庵行胡邦衡詞。

蔣世修脫身簿尉中。繫馬庭階下。以其便做教官故也。又作紹興蔣相致語。曲水流觴。將舉暮春之禊。西園傾蓋。好追清夜之遊。甫遂及瓜。敢云張京兆之五日。誓圖結草。忽忘蘇刺史之二天。賀湯丞相因進

宗室譜圖。并實錄轉官武之稔。文之昭。爛若馬圖之制。皇之墳。帝之典。迄于麟趾之年。謂老馬之智專。尙能識路。若野鳥之視眩。難使聞韶。闔門襲博。袖珠玉以見投。隱几侏儻。褚衣裳而倒著。

四六本只是便官讀。要使如散文。而有屬對方善。歐蘇只是一篇古文。至汪龍溪而少變。鄭侍郎望之云。四六使重不如使輕。使實不如使虛。樟溪老人李龜年。乃其姪壻。上已致語云。三月三日。水邊豈無麗人。一詠一觴。蘭亭自有故事。崇山峻嶺。脩竹茂林。羣賢畢集。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

女子近之則不遜。豈容鑽穴以相窺。老夫毫矣無能爲。是謂雖鄰而不覲。廉宣仲嘲一老士大夫與娼鄰壁。

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以銜博學，而不思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父子以四六述敘，委曲精盡，不減古人。自學者變格爲文，迨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遲久而後發，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爾。自古異人間出，前後參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見之，豈不爲幸哉。

慶元二年丙辰，余丞相拜左相權直院，傳舍人伯壽草麻首聯云：天乙之興，中躋實爲左相；中躋乃仲虺也。閤門舍人讀麻，旣讀破句，又不識躋字。當日察院入文字罷讀麻舍人，得旨今後宣麻人與學士同讀，宿點句與之，以便宣讀。

呂惠卿遭責謝表云：蟲臂鼠肝，悉冥心於造化；東坡謂福建子亦會做文字，蟲臂鼠肝，蓋譏二蘇。見東坡論列子由行詞。

遂寧鮪冰，正字劉望之賦，以爲傘子山異僧所授，其法醱蔗成漿，貯以甕缶，列閒屋中，閱冬而後發之，成矣。其畧曰：速白露之旣凝，室人告余，其亦霜。獵珊瑚于海底，綴珠琲于枯篁，吸三危之秋氣，陋萬藥之蜂房。碎玲瓏于齒牙，酌亢爽于壺觴。米帖云：治咽喉諸疾，廣南盛有，不知始於何時。

李泰發題岷縣黃山庵云：十載清遊得重尋，風門小立契初心。上盤直與雲天近，下瞰不知巖壑深。滄露黃花平襯地，著霜紅葉巧依林。他年願結香燈社，竹杖芒屨數共臨。先皇考題云：遼東鶴去幾千年，堂上盟題有謫仙。十月山行風露冷，黃花紅葉兩依然。右二詩得於剡川相士黃山庵，卽其家墳。先皇考爲尉時會游。

余主諸暨簿。大雄寺行香。見一小石刻中詩云。琉璃葉下翦梧桐。綠子青枝埽地空。俗眼如何有青白。好風安得問雌雄。物隨塵境工榮悴。人觸心兵戰異同。只可輕帆理歸興。暮雲蕭散大江東。下題奕載。不知何人。時極暑。晝夜鼓風。老僕少獲更番不輟。余誦好風安得問雄雌。而不記第三聯。因閱舊篋得之。錄以備忘。

密齋筆記卷四

周禮雞人主旦呼漢宮中不畜雞。衛士專傳雞鳴。應劭曰：楚歌今雞鳴歌也。東坡云：今土人謂之山歌。家語以黍雪桃。先公云：中都貴人家，多以蒸餅并米糕雪桃。予乃知以黍雪桃之義。蓋桃經水卽酸，故用此。

晉志云：地不足東南，天不足西北。八紘之外，名爲八極。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一千三百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三百里，自地至天，半八極之數。至下亦如之。昔黃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不知如何稽攷，莫是用經界局步弓打量。

古今注：匏，瓠也。詩曰：酌之用匏。周禮陶匏祀天。又云：朝踐用兩壺尊，故周有瓠壺，形長一尺二寸六分，徑一寸，兩鼻有提梁，取便於用。余嘗見一瓠壺，形製甚古，豈果周器也。東坡曰：舉匏尊以相屬。

古今注云：太公以玄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爲戒。曹操納袁熙妻爲文帝婦，孔融與操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以融學士，謂書傳所紀，後見問之，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融雖戲操，不爲無據。

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之。稱於師，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嬰，曰：子謂子產，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也。子貢曰：賜也，何

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之也。論語書法之嚴。卽春秋書法也。

孔子謂晏子能折衝尊俎。卽孫子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交兵。其下攻城。世言善用兵者。暗合孫吳。亦暗合孔子之言。可見凡事不離乎道也。卻毅爲詩書之帥。豈嗜殺者耶。文中子曰。折衝尊俎。不必臨邊。亦孔子意也。

衛世子蒯瞶篡軌而立。子路死之。孔子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乃知漢高祖誅彭越。醢其肉以賜諸侯。乃自春秋時已然。

滕公佳城碑云。三千年見白日。逆數上三千年。乃是少昊時節。那時淳古。不封不樹。安得已如此。可疑。

管子弟子職曰。凡置飲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注云。先菜。肉食之次也。弟子之奉師。以菜爲頭味。此論語所以疏食與菜羹瓜並言。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古語有之。一見風俗通。一見百家書曰。宋城門失火。汲取池中水以沃之。魚悉露見。因就取之。及廣韻注云。司門者姓池。名仲魚。因救城門火焦爛而卒。二說未知孰是。東魏杜弼移檄梁朝。討納侯景曰。景必據淮南稱帝。但恐城門失火。災及池魚。嘉熙庚子。城中大火。余呼百餘人救護。靖越門一帶。披拔三處屋。支牀六百千。及布施三寺。池魚之災甚矣。

家語後序。孔子九代孫名最。字子產。從漢高祖。以左司馬將軍佐韓信。破楚於垓下。以功封夔侯。年五十

三而卒。諡夷侯。孔子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九世孫最乃以武功顯。

汪端明應辰請聞人倅阜民食牛百葉。聞人曰。是何不典之物。汪曰。周禮注脾析。卽牛百葉。

秦詛楚文一告巫咸大神。今在鳳翔府學。一告亞駝神。在洛陽劉忱家。其文皆聲楚王熊相之惡。著諸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治平間。蔡挺又獲朝那湫底所刻方匱跋已詳。卽惠王二十六年。後并天下。二世而亡。佛經云。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遺著於本人。東坡云。呪咀諸毒藥。兩家各無事。

祈雨三代用巫覡。後世用僧道。唐僧不空。羅公遠一行。無畏。祈雨法各不同。范石湖吳船錄。記蜀中祈雨尤不同。增堰壅水入支江。三四宿水卽徧。謂之攝水。水皆如期而應。嘉州雷洞。初禱香幣。不應。則投死屍及婦人敝履之類。以棖觸之。雷風隨發。息壤遇旱。則郡守設祭掘之。掘至石樓之檐。則雨作矣。辛幼安云。親驗信然。

開元中。魏徵寢堂火災三日。詔百官赴弔。古禮亦自有人行者。

孔元用云。葛王孫原王景卽位之明年。賜錢十萬緡。盡撤去曲阜孔林宅廟。鼎新重蓋。極爲壯麗。自據中原後。一人世襲止。文林郎。今加爲中憲大夫。六歲卽差官教導。

淵明家貧。餅無儲粟。告五子則曰。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況同父之人。韓元長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范子春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不知淵明有何產業。慮五子爭分。想是怕他窮。撕吵。或云亦薄有田園。但將蕪爾坐客大笑。

李杜齊名者有三。東漢李固杜喬。李膺杜密。唐李白杜子美也。若小杜亦有三。漢杜周子延年。亦習法律。故曰小杜律。唐杜審權與徐俱顯。故審權曰小杜公。杜牧之對老杜言亦曰小杜。前畫已拈出。今書以示子。

柳仲塗之與范景。楊大年之與劉筠。齊名固未至於遼絕。而溫仲舒之視寇準。丁謂之於孫何。君子小人之分。若薰蕕之不可共器。而當時齊名。曰溫寇。曰丁孫。殆是取其一時文名耳。

端拱二年。曾會由鄉貢首擢進士第二人。廷試日未晡。卷上奏御。時蜀人陳堯叟亦有俊譽。上覽二人文。相埒。敏亦如之。莫適高下。釋褐並授光祿寺丞直史館。名雖甲乙。而實與等夷。會以親老願補郡。遷殿中丞知宣州。進士起家之榮。古今鮮僵。子文靖公亮。孫樞密禮寬。參政從龍。亦其後也。

人知樂全之薦東坡。不知三蘇之始進。自雷簡夫之薦。文學如東坡。而潘中行爲臺官論列。謂不學無術。嘗販私鹽。卒以其言貶。

東坡知貢舉。李方叔被黜。其家老乳母大哭曰。遇蘇內翰。知舉不及第。尙奚望。閉門而逝。後東坡舉白浮。歐陽叔弼等曰。君爲主司。而失李方叔。茲可罰也。時張文潛舍人在坐。舉白浮。東坡曰。先生昔爲知舉。而遺之。其罰維均。舉坐大笑。想老乳母亦吐氣泉下。

陳密學襄薦賢。一疏三十三人。自涑水至鄭俠。皆知名。當世獨五人不甚顯。如虞太熙。劉載。薛昌。朝吳賁。吳恕。侯考。太熙等尺牘。見奕修所藏有之。必皆名士。

唐文若子西先生之子。喪父後年十三不學。一日與羣兒戲陶於市。院子見之而泣云。小官人今不讀書。後將如何。文若感悟。歸謀於母曰。院子爲吾言若此。今欲讀書。將自讀耶。將從學耶。母遣從師。遂篤志向學。弱冠登科。後仕至中書舍人。

盧元傳初無甚可紀。史臣稱其功總之戚。服稱其容。本朝呂與叔誌一婦人墓云。每遇功總之戚。輒茹素一月。皆可以風厲薄俗。

崔元暉嬖妾。其子縱以母事之。妾剛酷。雖縱顯官。而數笞詬。縱率妻子候顏色。承養不懈。史爲書之。

程尙書瑀。解論語弋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陰中人之意。至周公謂魯公四句。則曰可爲流涕。洪慶善作序有云。感發於孔子之一射。流涕於周公之四言。魏按行作漕爲開板。初書出。秦檜亦自不知。忽有人譖謂是譏諷。魏隨追官。籍其家。程洪皆得罪。

王逢原蝗詩。其略曰。始知在人不在天。譬如蚤蝨生衾衣。魚枯生蟲肉腐蠹。理有當然夫何疑。又長篇云。至和改元之一年。有蝗不知自何來。一蝗百兒月再孕。漸恐高厚塞九垓。死時年纔二十三。早慧而夭。逢原見器於荆公。以夫人女弟妻之。

姜愚嘗師康節。好施雪中。念王陶自荷一插。剗雪地行二十里訪之。陶母子凍坐。日高無炊煙。愚解所衣錦裘質錢。買酒肉薪炭。附火飲食。又損數百千爲之娶。及陶尹洛。愚老而喪明。自衛州往謁之。意陶必念舊哀。已陶對之邈然。但遣以尊酒而已。愚大失望。歸病死。余謂愚有救人之心。不當萌責報之心。陶嘗勸

韓魏公不押常朝班。神宗薄其爲人。呂公著言其反覆不可近。要自不逃清議。姜愚雖一時失望而不失美名。康節四十餘未娶。亦姜爲之娶王允修妹。

程仁霸攝錄事。有盜蘆葍者竇竊。而所持刃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賕掠成之。盜稱冤移獄。公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竟殺盜。及月餘。尉掾皆舉卒。後三十餘年。公畫見盜拜庭下曰。公壽盡。我爲公荷擔而往。暫對卽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軾幼聞此言。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爲監司者三人。案以上東坡語也。四朝國史程之邵傳云。曾祖仁霸。治獄有陰德。仕至顯謨閣待制。子唐仕至寶文閣學士。是時東坡知其爲監司。未知其爲宣和間登從列。

蒲宗孟。閬州新井人。嘗日盥潔。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澡浴。大澡浴。用八九人一浴。至湯三斛。他奉養率稱是。蜀人生時一浴。死後一浴。宗孟乃浴洗好潔如此。想不洗底直是不洗。洗底直是洗。師友談記載蘇叔黨云。浴是間日。人以爲勞。公殊不憚。

劉氏家傳云。劉爲東海望族。鄉人歌曰。海州東海富劉家。胸山一族更奢華。牽牛廝兒著錦襖。牽車婢子帶金花。有名之華者。兩請文解。紹興辛巳。魏公領兵收復海州。之華與父儼謀。罄家財輸軍。借補將仕郎。兩上書陳六事。皆恢復大計。孝宗聽之。特賜進士出身。再倅吳門而歿。葬蔡嶺庵。有詩刻石。

許同知爲宰時。以詞投稼軒。蒙賞音。卽同出訪梅。夜歸過一人家。禮席華盛。客尙未集。兩人就坐索飲。主人奉之甚謹。許曰。貴人入宅。稼軒曰。決無好事。諺云。破家縣令。滅門刺史。其家乃邑胥之魁。未幾果及禍。

蘇紳嘗疏王德用宅枕乾岡。貌類藝祖。出知隨州。孔道輔亦劾奏之。德用疏言。宅枕乾岡。陛下所賜。貌類藝祖。父母所生。又唐都城東西岡六。民間以爲乾數。而裴度第在平樂里。直第五岡。人以其第據岡原譖之。

廬江太守梁龜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顛等三十餘人同會。劉隗奏曰。嫡妻長子。皆杖居廬。龜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龜官。削侯爵。顛等知龜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月。以肅其違。從之。

施宜生北走降金。試日射三十六熊賦。擢高科。入翰林。庚辰年來本朝奉使。舊與張蕭子公同舍。因問張子公云。記得崇化堂前步月時否。子公答以翰林想未忘情本朝耶。建業謂之鄴。相州亦謂之鄴。下如魏文帝自鄴徙都洛陽。乃相州也。

唐都長安。始分山南諸道。乃是終南山之南。祝壽謂之南山。亦指終南山。東接驪山太華。西連太白。至於隴山。北至長安城八十里。南楚塞。西有石室靈芝。南有玉堂陽宮。崔咸游終南山。乘月吟嘯。至感慨淚下。沈公雅度帥閩。蜀人師先生古上譙樓視三山。繞州治而下。盤薄於前。沈顧而歎曰。壯哉。師曰。有富貴無豪傑。

泉南氣候。臘後元夕前亦薄寒。月餘將近驚蟄。便是單衣初試。盧橘紫茄紅葵。已如五月間。去家鄉二千五百餘里。寒煖便爾不同。

淮襄別無險阨，是真渙散易滅之地。

蜀郡西門可六七里，有杜工部草堂。潭以百花名，初未有花，乃唐冀國夫人在父母家時，有異僧墮污渠中，夫人爲浣衣，而百花浮水上，工部嘗賦浣花流水之句。夫人歸西川，節度崔寧爲小婦，節度入奏，夫人能散財破賊人楊子琳，邦人德之，卽所居祠夫人，後草堂與祠並稱，端平丙申遭亂，郡城焚蕩，此等遺迹，聞自無恙。

張定叟尙書云：青城每郊，用十五萬緡縛幕屋，事已撤之，皆諸璫得之，嘗奏乞從本府出錢蓋厚，庶免逐郊費用，或惜其議不行，余嘗記先皇考言：城外自來不曾蓋殿宇，宣和間方蓋了殿宇，遂爲黏罕駐兵之所。

杜康善造酒，江陰軍人，今杜橋卽其廬，事具本縣圖經。

吐突承瓘，閩人也，寧宗時，諸道歲進闍兒，號私白，閩嶺最多。

朱茶馬險，丙午入對云：掘地得一銅弩機，塗金上面，皆有分寸，次日製一小弩以進，乃知書中所謂往省括於度至則釋，別作一句，往放也，故箭則必肯於度之分寸，以爲射之遠近，此三代弩制度。

石勒得一鼎容四斗，中有大饒三十文。

皇考權金部時，點左藏庫梨園弟子玉帶十有二條，并關侯印，印上有環。

凡物之真者，卽有一僞者，久之知有僞而不復知有真矣，高麗席側可卷舒，價貴未易得，四明便造假高

麗席真水晶。鑿可愛。上饒便造假水晶。色青。案此段大典本製爲二期今改正。

嶺外代答云。崑崙會期。國海島有鵬飛蔽日。遇駱駝吞之。鵬翅管可截爲水桶。諸蕃志云。勿拔國大魚長十丈。徑高二丈。木蘭皮。國麥粒長三寸。瓜圍六尺。榴重五斤。桃重五斤。香圓重二十餘斤。蒿莖菜一莖重十餘斤。沙華公國。蓮長尺餘。桃核長二尺。北方人物果蔬長大。便自與江南不同。外國可想而知。莊生亦據齊諸志怪之說爾。雖云寓言。亦有所本。

對衣謂上衣。下裳一對也。楊襲。楊謂楊開。襲謂重合也。

郝象賢父處俊。天后素銜之。故因事誅象賢。臨刑極罵乃死。自是刑人必以木圓室口。今用木桃始於此。銀朱方用得二百餘年。古畫皆以朱色別畫之久近。可以此辨。

梅類腦香清。茉莉類海南脫落沈香甘。杏花類篤耨香温。荷花類蠻沈香烈。素馨類麝香媚。諸花香天韻俱勝絕。諸香品卻有優劣。同此一英華之氣。散在草木禽獸者。豈亦各從其類邪。

予董四明船務。見高麗國賜都綱張迪等批人參二斤。參字用艸頭。韻略無此字。有葠字云。藥草亦通作參。玉簪。葠下有艸頭。葠字注同上。今方書悉用參字。高麗用葠字。

裝潢匠。裝乃裝背。潢則今所謂糞紙者。唐人進奏文字。多用潢紙寫。故韓退之集中有用生紙寫之語。諺有云。裝潢子。亦不爲無據。

烏始生。母哺之六十日。稍長。子反哺如母哺之數。一名哺烏公。

密齋筆記卷五

水火天地之妙用也。陰陽之變化也。故水火命見六秀作用。必大東南方命而時日在西北者。性必攀斂。謹畏。亦主壽。西北方命而時日在東南者。性必疏快。必發達。至於謹畏壽考。決是。不過五行貴有歸宿。歸宿得好。即貴而壽。

中道無往而不寓。故五行有天德貴人。皆是抑揚欲得其中。如正丁二甲。正寅月也。寅火太過。而以丁爲德。二卯月也。卯木太盛。而以申爲德。甲戌庚牛羊。甲戌庚皆金。木土之陽干也。其氣太過。遂欲其藏於丑未之位。今舉其畧。餘可類推。即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之義。若無氣之火。遇亥酉卽爲息絕。愈無氣。如丙寅戊戌辛酉。戊子張參政命。丙申戊戌辛酉。戊子乃謝察推命。一第便不祿。但以意消息其盛衰。得中卽爲貴命。過猶不及。災福生焉。

郭璞授青囊中經九卷於郭公門人趙載。竊觀未及讀。爲火所焚。今世所傳者。決是贗本。陰陽元經乃趙載撰。不特弔宮作方。乃三命之祖。今人以三命生旺之說起於唐李虛中。非也。龜萊傳有高人祿命。以悅人心之說。又在漢初。其來久矣。景純年四十九。不免南岡之戮。管輅年四十八。不見女嫁男婚。二人材明。先見如蓍龜。皆不登中壽。

地理之說。與命相通。宗廟比三命。天星比五星。砂形比相法。宗廟天星砂形三者並合而無差。則萬不失。

一。

言子午針者。誣丙午之非。用丙午針者。排子午之失。針法乃五行之樞機。禍福之繩墨。既無定論。何以取準。余編十餘家之說。引援詳悉。不可盡舉。惟一家云。曾游歷格古州縣。鎮幾百處。皆用子午正針。以是知子午針正法也。中針。後人遷就之說也。此是有定位形象之物。必以子午卯酉奠四方。故子午卯酉。不易其金木水火之性。

麻衣易乃近時戴主簿作。

道藏至雜。多房中方術。余嘗燃香閱之。乃雀卵壯陽等方。張君房所編雲笈七籤三百餘卷。卻無此等方術。棲霞宮道藏靈感香火翕習。桑都正云。藏經不全。止有雲笈七籤一部。余答云。七籤卻自會靈。不必全也。

抱朴子云。道士趙炳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就縛。以盆盛水。魚龍立見。一尺針入柱。氣吹釘躍出。療疾以東流水爲酌。桑皮爲脯。但行禁呪。所療皆除。師事徐登。人爲立祠。至於永康俗呼曰趙侯祠。至今蚊蟻不能入。抱朴子與後漢所紀者如此。不知後千餘載。台民祠事如父母。福庇千里。靈響如一日。師友談記云。徐禧自御史中丞以母喪還洪府。有媼以三世祿命書言人吉凶。禧俾占之。媼曰。當兵死。徐怒。媼以書示之。畫一僵尸。身首異處。徐欲坐以妖言付有司。衆解得免。後禧將數萬人守永樂。夏兵圍之。敵重。軍大渴。開城飲溲。城破被害。正符媼說。

唐太宗幾爲竇建德游兵所檢。又幾爲單雄信槍所及。僅以身免。百戰冒矢石間。可謂危事。不死。後餌郡羅爾娑婆藥。乃死。名醫不知所爲。杜伏威與陳稜戰。稜軍射中其額。伏威曰。不殺汝。矢不拔。遂馳入稜陣。大呼衝鋒。獲所射將。使拔箭斬之。又殺數十人。後好神仙。長年術餌。雲母被毒暴卒。李抱眞名將。亦以服餌誤死。乃知藥誤殺。又甚於鋒鏑。

曰精力曰精神。曰精氣。曰精血。曰精明。曰精爽。曰精到。曰精詳。曰精妙。皆以精爲主。衛生者當謹之。苦海愛河。狂瀾弗返。其涸也可立而待。素問曰。法於陰陽。和於術數。又曰。凡陰陽之道。陽密乃固。註曰。陰陽交會之要者。正在於陰氣之不泄爾。

端平元年九月。中余奉京祠。方抵舍。發熱不止。面浮自腫。不能食。一醫者曰。非服附不效。左右駭笑。醫曰。行年六十三。不服附耶。余曰。此柴胡證也。亟取人參和柴胡煎熱。俟呼醫者茅君仲一到。亦曰。當服柴胡。余出煎熱者示之。三日疾退。目尙多澀。食已則困。不喜啖魚肉。時有饋梨者。乃取一顆啖之。覺意快。再啖一顆。醒然。晚食後亦如之。凡啖梨百五十餘顆。熱證悉平。本草載趙鄂事。陳衍本草載張昉醫說。十便方。棗梨湯。皆云去熱。不可以爲菓子藥忽之。

諸香藥香。蓬氣。藿香。達表。乳麝木香。走經絡。沈香。趨下。皆香氣芳烈。使諸藥快營衛。一切滯氣。或曰。蜂腊無美味。人以爲珍果。予曰。飲食固取美味。然亦有取其治療者。本草土蜂子去風毒。久服令人悅白。功用甚多。或云蜂蠶有毒。余曰。蜈蚣蛇蝎。皆愈風良劑。何獨之。蜂疑之。

宜和間築順州得枸杞宿根形如葵狀獻厚陵。

高疏寮四世祖開初爲太學直學蜀人雷姓者嘗受易於高每同出入至一銀鋪因與其家厚善鋪家感其意問曰尊官豈無所須雷曰無他欲得公鍛銀鼎當以白金百匄爲謝鋪家駭不敢受強委之既畢鋪家曰鼎已相贈敢問何用雷曰此鼎日乾水銀五十兩又嘗至一小藥鋪家往還甚熟因告以欲得鋪前藥招如何婦人曰尊官畫一新者見贈便取舊底去雷贈以金將舊畫去畫一新者遺之皆莫知其故雷曰但看吾人他日享用此不盡隆冬張其畫於密室終日溫然乃六丁鑽火圖神筆也案此條大典裂作二條今改正

米元章不喜韓馬有周百範者以龍眠二馬換大防樓公白集大防曰古有以妾換馬者以書換馬自攻媿始正似王晉卿欲取東坡海石錢穆父王仲至謂不可許坡請易以韓幹二散馬晉卿難之穆父欲兼取蔣穎叔欲焚畫碎石世上雅事何時無之論議紛紛不及書馬兩從不作難也然晉卿以韓馬照夜白易米芾家顏書朱巨川告劉涇又以硯山一石易韓馬夫晉卿重於易海石而不靳博顏書顏書貴矣元章復以易硯石又常以韓馬雜它物易劉涇貞觀御史內史官奴帖數捐韓馬以貿易好嗜自有異耶米氏畫史記馬佳本不定爲韓止云唐人妙手且譏世俗見馬卽命爲曹韓筆宜其不甚愛重也

聖人不知後世有佛教今看說底話已爲佛教設如明明德足了又添箇新民似又足了又添箇止於至善聖人教人之意其遠如此佛教只說一句明心見性便了果齋先生云

楞嚴經云烏從來黑鶴從來白人天本豎畜生本橫白非洗成黑非染造從八萬劫無復改移

御皇后妒忌性酷。及終。后化爲蟒。帝爲懺罪。今之梁皇懺是也。

符丕時。徐義爲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義誦觀音經。至夜中土開。械脫於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楊俊期。以爲洛陽令。

李主好佛。太祖遣僧爲間。號小沙彌。導以奢侈。著乾紅袈裟。李主云。佛亦莫不如此。小沙彌云。陛下不讀華嚴經。不知佛富貴。此誑敵語也。庸僧不知出處。拈出作話頭。

韓建治華州。患僧雜犯者衆。欲貸不可。盡治恐傷善類。乃擇有道行者爲僧正。訓治之。而非其人。反爲所憚。久乃悟。判牒云。本置僧正。欲要僧正。僧旣不正。何用僧正。使僧自正。傳者雖笑。以爲適中理。

撫州一祠宇。守亟命掀拆。梁木壓殞凡六七人。池州梁昭明祠。累錢爲旛。守紿語邦人。欲集蟠錢爲神請封典。銅陵丞攝郡幕。委董其事。拆旛錢近及五萬。丞忽頗仆。嘔血不救。二守皆遭臺評。嘉定間。日擊隱其名氏。

劉道真錢塘記。明聖湖在縣南。父老相傳。湖中有金牛。古嘗有見其噴寶靈泉。照耀流精。神化莫測。遂以明聖爲名。孤山釋智圓。字無外。自號中庸子。有命湖光文擬韓作之者。臨安圖經不詳其事。錢塘記一書。今亦不復存。湧金門。湧金池。金牛寺。命名皆以此。

杭僧思聰。東坡爲作字說。政和間。挾琴登中貴之門。遂爲御前使臣。蘇叔黨以詩止之。曰。試誦北山移。爲我招琴聰。

淨慈寺畫壁女像。眼多遭剔去。或曰。撲錢者以塗錢面。則撲者不滿。又曰。倡家取雜粉中。則色媚。又曰。點茶以蟲。客若然。則護伽藍神安在。安吉州祠山行宮女像。如人長。眼亦並無全者。小人不識罪福如此。宮司亦合有禁。

仲殊長老。崇寧中。上堂辭衆。是夕。閉方丈。自縊死。鄒忠公詩云。送行天莫測。難作瀆中經。殊少爲儒雅。工樂府。游蕩不已。妻投毒羹中。幾死。啖蜜而解。故嗜蜜。東坡爲作老人食蜜歌。

待制賈易。畱心釋氏。嘗與楊侍講傑同修西方淨土。一夕。公夢傑曰。我已得生西方淨土。子亦當往。公異之。未幾。聞傑訃。放其亡日。與夢之夕同。後公以壽終之夕。復夢如初。

或曰。齋之用乳。是僧家欲啖以肥蔬腸。余曰。佛西方聖人。其俗氈裘爲衣。乳酪爲漿。乳非禁食。故魯嘗釋迦文佛記云。有一牧牛女。名難陀波羅。時淨居天王言。太子在樹下。汝可往供養。時於千葉蓮花上取乳。藥奉上太子。又列子云。巨蒐氏之國。具牛馬之潼。以洗王足。又記京師一老醫人云。市中成桶擔賣牛乳。以泡飲食之。則膚革充潤。東南人已駭聞佛氏食乳。不足多怪。

張乖厓。遇設廚。剖羊及百口具。毛角召行人估價賣。納錢送僧院。令與羊子轉經。李參政光嘗著有薦羊疏文云。諸處餽羊。旣不忍殺。十有三頭。畜養滋久。遂無脫期。今轉變到淨財五十貫足。躬就報恩禪寺齋供佛僧。看轉經文。仍設水陸。薦拔羣羊。超人天者。先輩重物命如此。余亦效尤。爲之懺悔。

采伯皇考。未第時。謁靈康夢神。贈金魚一杵。空中呼爲碧落侍郎。尉刻時。夢樽浦廟神。延見七層塔上金

書牌相字。下有謝某名。乃知鼎貴已前定。豈容人力。案皇考原本誤作王考。采伯乃深甫之子。今改正。

嘉熙三年己亥。吳興人云。來春米價必踊。年時竹筴捕鰕。率以所得占米價。去冬一筴二十餘。故米斛二十千。今歲四十餘。春初一解。必四十千。亦龜卜鳥卜羊卜之類。吾俗有蛤肥麥熟鰕荒之說。

商子墾令言草必墾矣。凡二十句。大意欲上下之勸農。戒酣嬉之敗農。使辟淫游食之民。畢農則草必墾矣。余僕早晚聲諾時。各令攜草而至。遂不令而自墾。

寶慶乙酉。余寓報慈改葬亡室。初秋夢歸自東家。四顧蕩然。絕無居室。時夕陽未收。獨步平沙。金星粲屑。前山奇秀層出。旁植桑竹。因賦長篇。覺來畧成誦。尙囁嚅口吻間。迨曉止記憶兩句。因筆僧窗云。歸來鄰里悉不記。未免驚呼問桑竹。紹定庚寅。由泉舶除新安。劍浦盜發。余自三山道東嘉而歸。己丑大浸。江岸僅存桑竹。

嘉熙三年己亥冬。奕修迎侍。寓吳興郡治。夢自舊居見城中紅光燭天。如萬炬烜赫。哈幘浮屠兩尖。燎然在目。庚子中秋前一日。大火余亟呼二十僕入城救護。亡姪寺丞靈櫬。因略望於其樂堂。與己丑之水悉符夢境。無毫髮差。水現夢於前三年。火現夢於前一年。吁。亦異矣。

密齋續筆記

高祖不修文學而創大業。蓋承秦之敝。寬仁愛人。有帝王之度。光武南陽賢宗室。受尚書於廬江許子成。紹復大業之後。數引公卿。將講論經理。夜分乃罷。所用諸將。如鄧禹。受業長安。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寇恂素好學。經明行修。名重朝廷。馮異好讀書。通左氏傳。又上書謝曰。臣本諸生云云。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詔答云。孟之反不伐。奔而殿。亦何異哉。賈復少好學習尚書。後與鄧禹並戡甲兵。崇儒學。耿弇學老子於安丘先生。少好學習父業。祭遵少好經書。取士皆爲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耿純學於長安。朱祐尚儒學。景丹少學長安。劉隆學於長安。十人皆儒將。風聲氣習。與屠沽負販。固自天壤。然其關係甚遠。治體醇疵之所由分。明章再傳。儒學彬彬。羣賢傳中。名節凜然。餘朝代所不及。豈非詩書餘澤耶。

隋末大亂。而儒學盛於貞觀。陸德明論譌甚多。曹憲文選之學。授魏模。公孫羅。李善。顏師古。注漢書。孔穎達五經正義。孔至氏族之學。張嗣宗經學授秦王。蕭德言。哀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僧許淹。馬嘉運。棄墨從儒。並名家。唐初學者。學有根柢。至於元和間。文士輩出。華盛衰矣。馮道取西京鄭覃所刊石經。雕爲印板。流布天下。後進賴之。武君開我宋文明之治。癡頑老子。廣經學之門。此老篤行。有古人風。值武君無禮無義。互相吞啖。篡奪日尋。使不得死。臣節爲恨。

王祥琅邪人。呂虔徽爲徐州別駕破賊。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仕至太尉。年八十五。弟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以太中大夫歸老。呂虔以三公刀與祥。祥與覽曰。汝後必與司徒導。卽其孫也。悅。洽。劭。蒼。珣。珉。謐。舒。晏之。崑之。植之。允之。晞之。肇之。眞。彬。彪之。頤之。胡之。茂之。敬弘。藉之。彭之。越之。臨之。稜。羲之。凝之。徽之。楨之。操之。猷之。靜之。敦。戎。衍。澄。皆琅邪裔也。祥之孝固難。覽之悌爲尤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是以自天祐之子孫衆多也。

龍山之寔。孟嘉恥爲征西客。放假落帽以蓋其慙。淵明出宅邊菊叢中。值王弘送酒至。卽便就酌醉歸。陶乃孟甥也。九日美談。舅甥都占斷。後人無以復加。亦一段奇事。

元載以貪被誅。籍其家胡椒八百石。楊綰以清簡儉素代其平章事。郭子儀減聲樂。黎幹省驕從。崔寬撤第舍。盛德感人。習俗一變。而四月拜命。七月己巳薨。司馬光元祐元年閏二月拜左僕射。公首更詔書。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甚者十餘人。旋罷保馬。市易。助役。青苗。鹽鐵。茶法。復常平糶糴法。身徇社稷。躬親庶務。而是年九月丙辰薨。二公天不假年。相業未究。古今惜之。君子有福。小人無福。此治世也。君子無福。小人有福。事可知矣。

荀彧本傳云。留壽春以憂薨。魏氏春秋曰。飲藥而卒。通鑑取魏氏春秋。而書司馬溫公論曰。文勝質則史。凡爲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則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皆史氏之文也。豈彧之言耶。用是貶彧。非其罪矣。某曰。彧附曹氏。終始昭然。杜牧之已結正款。無可逃者。百世之下。所信者史。而以爲非彧口所言。

吾意其臨薨所焚毀陳事書。皆奇策密謀者。無非傾漢滅劉氏之邪謀。不可以示海內傳後世者也。豈可謂之皆史氏之文也。愚者一得之慮。不敢自遜於先哲。

李密起拱州。據洛口倉。回洛倉。黎陽倉。足食足兵。似得計矣。而柴孝和勸取關中。密不從。以致於敗。李淵起太原。欲回軍。世民力諫取關中。哭於帳外。夜追前軍回。竟入關中。關中若柴紹等。皆以兵來迎。大勢遂定。薛舉亦欲入關。已無及。漢業開基。亦是關中。關中中原一大形勝之地。范致虛以三十萬勤王。關中失守。遂分南北。可恨也。

士未逢時。失身於人。固爲不幸。士而逢時。能以功名自見。亦未爲不幸也。魏徵始爲道士。爲武陽郡丞。元寶藏客。又爲李密典書。又爲竇建德起居舍人。隱太子洗馬。王珪爲建成中允。後太宗並召爲諫議大夫。李大亮爲龐玉兵曹。又爲李密所檢。岑文本爲蕭銑客。溫彥博初爲李靖行軍長史。高士廉爲丘和客。後皆爲唐名臣。與按溫彥博傳。彥博爲羅藝行軍司馬。

黃帝曰。夫子數言熱中消中。不可服高粱。芳草石藥。石藥發癩。芳草發狂。注云。多飲數洩。曰熱中。多食數洩。曰消中。多喜曰癩。多怒曰狂。高粱之疾也。高粱米也。石藥。莢乳也。芳草。濃美也。富貴之人常服之。難禁也。肥令人內熱。甘令人中滿。石藥氣烈。非緩心和氣人不可以服。是黃帝時已有高粱。又古字通用。世人鄙世祿爲膏粱。不知所出。余村居。蔽菜根。決無此二證。

天地生蔬。因時濟人。人之喉蔬。莫感天地之恩。曰菜飯。曰蔬食。有不滿之色者。名曰褻天。

罌粟紅白二種。痔下者隨色用之即愈。辛稼軒患此已殆甚。一異僧以陳罌粟煎全料人參敗毒散吞下。感通丸。餘粒即愈。

原跋

右密齋筆記。別經史本朝文藝雜書。釐爲五卷。續記一卷。先公易班東歸。晚年著此。比饒梓蒙塾。而字小不便。老眼舛誤。未暇考訂。奕楸挈來臨汝。欲刻置郡齋。迺是正魯魚其間。至有脫簡者。亦復增補。使備始得爲善本。一夕夢先公若有喜色。謂奕楸曰。汝日所爲。吾從旁覘之。行又往。娶女矣。蓋大卿兄守嫠故也。嗚呼。先公歿六年。而精爽炯然。託諸夢以詔諸孤。一舉措頃。在其左右。顧不肖何以稱塞。惟戰戰兢兢。是戒是懼而已。既刊此書。屬兩倅題卷末。輒復記此。時寶祐丙辰孟秋中泮。男奉議郎權知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奕楸百拜書。

昔歐陽公著歸田錄。范蜀公作東齋記事。皆在薜蟬捨冕後。蓋前輩於文章翰墨。若飢食渴飲。未嘗一日廢。非有老壯之分。仕止之間也。密齋先生年六十有三。卽弭節杜門。淡然無營。惟耽玩書史。遠紹旁搜。今觀筆記一書。如武庫乍開。戈矛劍戟。犀利森列。使人毛髮竦豎。非胸次千古筆力萬鈞。曷克爾歟。其視歐范二公。風流蘊藉相似也。臨川使君一日出示家集。且病舊板漫漶。字有脫誤。將屬太史王公。是正之。別饒之梓。方勸念間。忽夢密齋如平生。是知公於斯文。雖神遊八極。未能忘情。嗚呼。其精爽豈不可敬畏哉。漢韋賢父子以明經爲宰相。時人爲之語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今密齋獨以文印傳子孫。而使君又克成先志。是亦韋氏一經之教。由此觀之。君家之福未艾也。寶祐丙辰季夏朔。

密齋綴筆記 原跋

日通直郎通判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成公策識。

密齋筆記校譌

原序一頁一行作賢似當六行作車

一卷一頁四行餘既誤本

三頁八行宋當

五頁四行按則上當有墨

六頁二行密里字一本作幹二行。粘罕一本作尼瑪哈蓋元三行。討計當九行。本字誤

二卷十四頁十行異外當

十六頁十二行馬字誤

十七頁一行受似當

二十一頁十三行嗜似當

三卷二十三頁六行潔廉按逸周書大誠信適周書作信七行。誠大誠禮誠作憚七行。誠禮也作貞八行。書作夾友十行。逸

周書作二大誠禮作弼○避逸周書作呢○逸周書作狎賊記仍作危

二十四頁七行得民逸周書作安民

三十頁九行抑當

三十二頁一行，旌當

四卷四十二頁十二行，故當作放。○

五卷四十五頁十行，策誤

四十六頁十三行，記當

四十七頁二行，單當十三行，香達誤本十五行，獨之誤本

五十頁二行，蟲字誤二行，宮字誤十二行，具字誤其

五十一頁三行，解當

續記五十五頁十一行，梁字十二行，梁字十三行，梁字並

密齋筆記續校

會稽鏡吾氏董金鑑輯

提要一頁四行。原作字誤

卷一、一頁三行。原將八十六年案此下應注云當作三百四十年蓋上

五頁一行。脫昭字疑 四行。宮當

六頁十行。元祐當作真祐金寔宗真祐

卷二十三頁十行。有定字十二行作已

十四頁十行。事當作志廣記所引本唐

十六頁二行。原而字誤 五行。綬當十三行有鹿字

二十頁五行。案當作泰始

卷三、二十三頁八行。案觀其交友句與通節文義不協疑涉下交友而誤又下句

二十七頁八行。淨當作盡謂秋 九行。長當

二十九頁十五行。原作葉

三十二頁十二行。案此以上已致語為李龜年攷陳振孫書錄解題說京鐘帥蜀上已出遊楊濟安

人有鈍齋集

密齋筆記 續校

三十三頁四行傳當

三十四頁三行雄雌二字

卷四、三十五頁一行作嘖嘖古字通讀去聲

三十七頁五行咀似當作詛下同

之嫌又秦上文韓元長名馳類

川舞陽人也見後漢書韓韶傳

卷五、四十九頁二行符當八行作齋當

五十頁十行當作澶音棟說文十一行飲當

附補校

卷一、九頁一行原注主言夫三字疑有脫譌今案此條似不誤安平縣主宋時宗室女也言者呈請乞恩

即指縣主之宮胡君似未詳審句說故疑為誤

卷二、十四頁十一行知三字見張說杜牧之亦見蓮堂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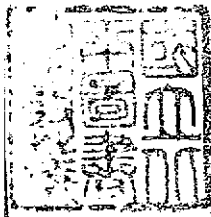
卷三、二十八頁案寺僧不識杜牧之亦見蓮堂詩

二十九頁十五行作醉譌原

續筆記五十五頁十四行齊梁二字本孟子素問乃秦

密齋筆記

SEP 1949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三日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初版

(83082-1)

密齋筆記續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撰者 謝采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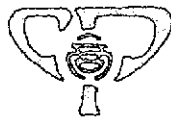
發行人 王長沙南正路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各埠商務印書館

中一六五

嚴



12.52
38